

姜澄清 著

中国一色一彩论



贵州大学出版社
Guizhou University Press

姜澄清文集·之一



补前贤之未及

姜澄清 著

中国色彩论



补前贤之未及

姜澄清文集·之一

贵州大学出版社
Guizhou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色彩论 / 姜澄清著. —— 贵阳: 贵州大学出版社, 2013. 1 (姜澄清文集)

ISBN 978 - 7 - 81126 - 410 - 4

I. ①中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中国画 - 色彩学 IV. ①J212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18924 号

中国色彩论

著 者: 姜澄清

责任编辑: 肖 敏

出版发行: 贵州大学出版社

印 刷: 贵阳兴顺发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4

字 数: 220 千

版 次: 2013 年 2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1126 - 410 - 4

定 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电话: 0851 - 5981027

本书为2011年、2012年贵州省新闻出版局重点图书

再版总序

文人到辑刊“文集”的时候，大抵至末路了。而自己呢，积一生之所成，向社会奉承者，亦仅此而已；在我，实在是愧赧交加的。我一生，除教书一事，勉强及格外，他皆不足道。然教绩不能显于纸素，于是，只得将这些所谓学术成果者，付梓刊行。自己从不敢怀金针度人的奢望——本人尚且待人相度，何言度人。过而言之，这个集子不过是姑奉浅陋与糊涂于诸君。此非以谦下邀誉之术，从 1957 年至 1978 年，二十年间，在饥饿与胡斗乱争中，苟全混世，何言读书求学？自己不敢以“天也，非战之罪也”来自宽无成之憾。所聊可为慰者是，近三十年来，未敢虚掷光阴，因此有了点滴文绩。如果说，“英雄”是“时势”所“造”，那么“造”愚钝与浅薄者，孰耶？

当这个文集面世时，我已届八十，风灯雨烛，微光弱明，还能撑持几时？故在董理这些旧稿时，未尝不愀然暗伤。

我十八岁离滇客黔，一生都盘旋于山野中，其间，五十年都进退于三尺讲台。此中甘苦，非当事者莫能味。然积久成习，竟自乐于笔耘舌耕，夏则挥汗，冬则呵手，每文竟束管，仰见南窗，残月已垂，而东方已白矣。

纪文达（晓岚）晚年，以不堪考察之累，而以闲逸的“笔记”遣日自娱，到后来，连此亦厌。我正步着前贤的履辙，踏入百事皆懒执的“无为界”。然前贤文绩煌煌，成证果而后寂，我却以果界中人的闲寂，掩己之慵懶，不亦谬乎？在古贤是“非不为也，是不能也”，在我是非不能也，是不为也。

年届八旬的人，若要疏懶，可以编出很多理由，有了理由，便可心安理

得地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。我徘徊于堕、勤之间,择其可为者为之,于是,在古稀之后,便只写随笔之类。寿多必寂,朋友间过从日少,空巢孤叟,只好将素笺当朋友,摇笔面笺,有如对友倾谈。

因此,大抵界划,七十以前,多为学术之文,此后,便是随笔之类了。

我有二十年(1958—1978)的艺术教育经历,因出身“中文系”,所攻习者,不外“之乎也者”,而置身管弦歌舞的环境中,颇有樵叟下海、渔夫入山之困。然而,成就我日后研究的,正是这困境。二十年间,耳濡目染,皆笙歌图绘,于此专业之外的纷扰,始厌之,终爱之,我不期其然而然地陶醉其中,文化视野,因之洞开。此种自然的趋进,入乎性情至深,故,后期研究艺术,实乃自然的归宿。

在此二十年间,闻睹中外艺术,而耽之愈深,愈对往昔所受之“艺术概论”教育,渐生疑意。那些“概论”,本非为艺术立言,醉翁之意,不在酒也。“悟已往之不谏”,正是一种自我批判——上世纪80年代,在我,在社会,都是一个启蒙的批判时代。使我骤然名驰的文章,就是从艺术入手而批判庸俗社会学的。由今观之,这篇指认书法为抽象符号艺术的文章,指马为马,并无绪旨,而在指驴为马的时代,平常之说,便有不平常的价值了。在刊物加按发表,并号召讨论后,一场论辩便展开了。而我,因之成为核心人物,且被尊之为“理论家”、“美学家”。这场发生于1981年的讨论,惜乎未延及哲学、文艺学,否则,所“启蒙”者,便不会仅囿于书法界了。如此的偶然,又成了自己不能不如斯以进的必然,既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,欲拒不能,于是只得顶冠而前。换言之,我是在戴上“理论家”的帽子后,才潜心致力于理论——既然难下虎背,何妨骑以驰之。新的治学道路,缘是而定。禅家曰“成佛当有立脚处”,治学亦然。我不经意撞到“立脚处”,从此,“由是而之”,从书法始,进乎绘画,因绘画之启迪,再研究华土色彩学理及中国艺术盛衰的生态原因。凡此,皆非预为设计,而系顺流趋进。有如一个泛舟随流者,我乐陶陶地漫游于中国文化的玄海中。

三十余年的研究,成绩菲微,稍可慰者,草创了书、画学的体系,亦填补了前贤研究之未及者,即本土的色彩学理。对中国艺术的“生态”因缘,亦有新锐之见。

个人所可告诸君者,仅此而已。惜乎,今者强弩之末,气衰力微,难耐寒灯冷凳之苦,更畏征引之累,老马迷途,不知所向,遂以随笔述录一时之感怀,虽曰“清谈”,实则姜(江)郎才尽,黔驴(黔固无驴,此随俗也)无技也。

《清谈录》及其续篇,是七十以后的混日之作。此时,虽于故有文献日渐疏忘,而在体验上,却优于少壮时。中国艺术,本属安静、淡远、柔婉、空寂之类,而人至桑榆之境,亦趋于此种氛致,空斋寂处,对春花秋月、丘山涧流,兀自多了相知之情。于是,便将此暮年的幽怀,随手述之,遂成就了“清谈”之“录”。也许,生活如斯,艺术也便不能不如斯了,而种种高论难免将当如是也的平常,论得离乎本相。讨论中国艺术,以得“土味”为获真。革命家“革”艺术的“命”,以使其服务于革命。于是,艺术便成了千依百顺的小女孩,任人牵引了。而洋博士呢,斥中国艺术“落后”、“不科学”,必欲使中国艺术“取西人之法”,削己足以就人履。新生代的洋博士,本疏于国学,然却大言中国书画,彼等以洋理论释土画学,术语虽同,然一经妄解,中国学问便西化了。鉴于此,我考释了画学术语,意欲正名;否则,华土理论,形表虽“土”,却被“洋化”了。

如此这般,本土的艺术及其学理,经轮番强暴后,不复贞洁矣。我的努力,其保“贞”乎?

在咬文嚼字之暇,我也涂涂抹抹,此非欲跻身书、画界,去逐名争利,而是想假此以体验中国书画的玄机,以免门外文谈之弊。《文集》所附,即本人的涂鸦习作。丑妇见公婆,愧甚愧甚!

“新体文言”是二十多年前提出的,此亦感时而倡也。五六十年来的白话文学,颇有淡若白水之概。“白话”之兴,在实用交流方面,固为势之

必然,而在文学方面,文言的美感是白话所不能取代的。毫无文言基础,而欲使白话有味,是欲赴浙而趋蜀也。古人不如今人的地方甚多,然独述文一事,今人难及。盖古人的荣辱沉浮,全系于文章。十年寒窗,诵读经史,科场成败,只定于作文。“五四”时代的硕儒通人,何以其白话文亦饶有韵致?因为他们有深厚的旧文学基础,故为文为白,皆能应付裕如。我提倡“新体文言”,是想开创一种大众皆能了然的文体,在保持文言简洁、有味的前提下,也使新体文言,明白如话。文集中辑录了我的几篇尝试之作。文学毕竟是语言之学,舍此,无论写什么,至多,也只是瓦舍唱本而已。

我的帽子不少——书论家、画论家、美学家,乃至作家、书画家。这实在是肢解了本人。还是老说法贴切,我勉强算得上个“文人”。以今义诠释,文人也者,文化人之谓也。此与古代“文德之人”、“文学之人”稍异。“文”,概指“文化”,在昔,大体指诗赋书画兼能者。此为综合之称,而这“家”、那“家”,则是分解之称。然,“文人”颇蒙揶揄,“文人相轻”、“一为文人则无足观”是古已有之的说法,我虽未染“相轻”的毛病,但确属“不足观”之类。“不足观”,谓无助于“治”、“平”,无补于生计,予每窃叹,文人之矢志“治国、平天下”者,鲜有善终——“国”不能“治”,“天下”不能“平”,而只落得弃市长街的下场。因之,何须求“观”呢?中国文人之智者,于无奈中,遂潜身江海山林,“隐”于“文”了。由是,有了五花八门的“隐”法——初则隐于山林,继则隐于市井、隐于翰墨、隐于睡、隐于醉,乃至隐于青楼。凡此,皆“以无益之事,悦有涯之生”(陶渊明语)的自安之术。彼等所奉的箴言,只是四个字——“莫谈国事”。那么,人有唇吻,莫谈国事,又不可能哑然,于是,便滔滔以言与国事无涉者——风花雪月、诗词歌赋、酒茶丹青,如此这般,便洋洋乎造就了中国最有情趣的“隐逸文化”。谁料到呢,最“不足观”的文人却创造了颇可观的文绩。欧阳文忠公(修)曰,“晋之文章,唯‘归去来’一篇耳”,然,仅此一篇,却垂之千古,

而古今来汗牛充栋的媚时之作，却只留下恶臭。中国乏抗争的文化，却多“躲”的文化，隐士便是“躲士”，这一“躲”，便陶铸出了最悠绵淡恬的文类。故，欲探宝者，当在“地下”去找——隐士即“地下工作者”也。

我一生盘旋于滇黔，然身在山野，却心系庙堂，然“天意高难测”，年轻时，总忖测“天意”的趋赴，孰料，“天”象幻变，故跟之愈紧，愈陷迷途，是以，“隐”亦不能，跟亦不能——“两间余一卒”，“彷徨”殊甚。至退休之后，世道安定，所以，“退”以“休”之。此一“退”，近乎“躲”，于是乎，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，只管翰墨与丹青。遂有了“清谈”之类的文事。

以上所陈，为个人的“坦白交代”，诸君在览阅我那些劣文之前，先稍知其人，或能辨弦外之音也。

姜澄清
二〇一二年桂香时
于花溪补述

姜亮夫序

余叔父勉之先生生五女，各精一功，余戏呼为“五采”；有三子，澄清其最小，偏怜之。余数十年旅食四方，归省时少，故昆弟姊妹性行，知之甚微。五年前澄清忽临，留三日遂返贵阳，今年六月来书，责余为序其所著《中国色彩论》，且曰：“近世以来海内讨论多仿欧美以光学、化学研其构成变化云云，盖自物理析之也。”又自谓曰：“此书据本土文化，从哲学、社会学、艺术等考察我色彩观念并及诸实用，穷本溯源，思成一家言。”且引孔子“恶紫夺朱”、庄子“灭五采”之论，“五行、三统相竞以玄言释色，其影响于后世之实用颇深”云云。志大量大，余读而善之。

夫寰宇人群，皆各有其特好，民习如是，皆与其历史文化相翕合，非徒然也。文化遗惠，非物理所能驰骤，吾弟可谓其腴理余脉，愿孟助励以达于大成。

亮夫序 时年八十有六
一九八七年六月在秦望山前

自序

在中国文化史上,像色彩这样涉及深广而又被遗忘的领域,实在少有。自古及今,国人对那些炫煌的色彩,既陶然迷往而又诚惶诚恐。古人诚然借助文字或图像去表述思想,然而,先民还用了其他传播手段去表达他们的所思所感;色彩正是这种手段之一。色彩与文字的差别在于它之表情、述意是象征性的、暗示性的,而文字则以明确的信息述诸读者。至于图像,因有“像”可辨,所以,它提供的信息,也较明确。唯有色彩、斑斓纷呈,莫名其妙——它是情绪化的。我们目睹高天红霞,心虽为所触动,却不知何以言表,而且,同一种色却能触诱出不同文化背景的观者的不同感获。色彩的这种模糊性为古今中外的各色人等大加利用;它的功能是文字和图像所不能取代的。

我国古代载籍,自秦前之经典至宋、元以来的笔札、史论,言色论彩者,随处可见。所憾这些言论,散杂无序,且皆短笺促札。所可怪者,不特“国画……尚没有一部色彩学”(钱松岳《砚边点滴》),即其他领域,如美学、文化学、民俗学亦无专书专文以论色彩。这当然是民族文化研究上的一件憾事。

翻阅旧籍,不论是诸子之书以及《易》《礼》,乃至述异志怪之书,无不玄言色彩,而民间更恣意用色以期避邪招福;更遑论中国绘画极为独特的赋色了。

被遗忘的这个领域,是如此重要,如此诱人,然而,一旦步入幻境,又恍若陷五里浓雾之中。有关色彩的论述,散见杂存于各种各类的文献中,

正史野史、经典杂录，佛、儒、道诸家乃至方士、命术、星相者，都有玄论神说，而自古及今，却无专书以揭示此种文化现象的底蕴。于是，研究中国色彩，便不能不深感困难了。何况，在哲学、宗教、史学、艺术、制度、民俗中，色彩都煊乎其间，它扮演着非等寻常的角色。

从现象上看，用这种色，不用那种色，尊尚某种色，忌讳某种色似乎是随心所欲的，而此种尚忌又极严格，但是，在这种取舍、崇忌的背后，有没有一种观念在支配着呢？这种观念是什么？它何由而生，又缘何而变？凡此等等，若能探得其中奥理，并清理出一个头绪，不仅对中国绘画艺术裨益匪浅，且于中国哲学史、美学史及制度史也都大有帮助。

古人论色彩，琐语促言，点到即止，这颇有“道”不可道的意味；言不在多而在妙，古人说“法”，大抵如斯。这自然留给读者很大的领悟余地，使“余音绕梁三日不绝”。内心体悟，是此土精神把获的特点，故尚一语道破之法；把话说全，说周密，洋洋洒洒，滴水不漏，那是西人说法。我的难处恰在于此——既不能不用西人的方法以钩沉决疑，那么，便不能不冒犯先哲古训——把话说尽了——真理也便被湮没了。喋喋不休、口若悬河是对真理的戕害，道家曰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；禅家曰：“一落唇吻，尽是死门”。比如我自介云：“姜某，滇人，乙亥岁生，今六十有二矣”。那么，除姓氏、籍贯、生年之外的所有属性便因未“介”而被抛却了。然而，要将“姜某”这个存在的一切属相涓滴不漏地说尽，即我本人亦难善事。比如，本人的脑细胞数量几何、品质几何？能精确道出么？因之，语言也者，一方面在说“明”，一方面却在“隐漏”，二者同步。所以，“挂一漏万”是语言功能的本然，它只能做到这地步。

这么一说，岂非离题了？没有。色彩不是语言，它如声音一样，是抽象的。“一、三、五”，在“说”什么？什么也未说，“什么也未说”，只是“一、三、五”，让听者自去浮想；黄昏时刻，天边一片彩霞，它在“说”什么？依样“什么也未说”。这霞之彩，在暗示着什么，而这“什么”是什么，观者

各有“浮想”。因之，“什么也未说”便等于“什么都说了”。

色彩的这种性质，古人真是看透了。这里所说的“古人”，并无智愚之分，上而至于孔、孟、老、庄，下而至于村夫野老，都是。各色人等，竞相以色证理、以色明事。举凡不便说、不能说，说亦不佳的事、理，古人便以色证、明之。朝代要改变了，“必先现其色征”。为什么会变？为什么必变？不用问，也不用解释，只因某种色出现了——在此以前是另一种色。据说天、人是相感应的，而这色彩，便是感应的征兆。《吕氏春秋》《春秋繁露》以及汉季的谶纬之学，将这种色感应说得天花乱坠。

对民族文化的研究，赖前辈学者的艰辛，成果累累，今人所可为者，不过补前人之所未及而已；而专题以讨论色彩，确为补缺之举。我虽有“补缺”之志，唯才力不逮，故“补”而不善者，有待通硕之士正之。

以“色彩”为论，人易误之为画学专题，然李唐以前之载籍，殊少以此为恣趣。各家论“色”，或以证“道”，或以明“礼”，或以为天意人心之征，或以为兴衰成败之象。故，所谓“色彩论”者，直可视为“论”社会思想之特质及变迁耳。

向者，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，必本于经典，故必及“论”、“孟”之学，必涉老、庄之学，此诚为经典之治学方法。然，儒、道诸家之思想所影响文化者，非仅纸面书册之高论，即衣、食、住、行，无不在此范中，虽细民亦不能外。以故，余择其微者以论，欲由此以反观经典思想影响人心之深也。

华夏先民，尚玄务虚，古之贤哲所穷究的是“道”理，而于“物”理却乏研究，或竟以“道”理代替科学以论“物”理，故言草木翎毛之生变，必曰阴阳、必曰五行。此种“道”学精神，论理言事必本于“道”，且以“得道”，知“道”为归宿、为终极。不得不由者，谓之道；由而必归者，谓之道；万事万物之生变皆不离者，即道。然则，“道”不可见、不能闻，“恍兮惚兮”，“形而上”也。这种“恍惚”的概念，以同样恍惚的色彩去比符、去象征，最为恰当。于是，凡难以言喻，或虽言而难圆成者，便用“色”去隐喻、暗示。

研究东方学问,最难的,莫过于能不能研究出此土的“味道”。“味道”是极寻常的词儿,人人用之,却未必体味出它的味道。此如了解一样,人皆用之,然皆不明个中妙义。“顿悟入道”曰“了”,“明心见性”曰“了”,能“解了实相空无所有”,便算得“了解”。因“了”,故能“解”,超然于世俗之烦恼,即“解”脱。“道”是中国文化中的最高概念,能“味”这最高概念,即“味道”;换言之,明“道”才能得“味”,“道”又须去“体味”、“玩味”方可把获。

我个人治学的经历,大抵是随兴趣之所之,读大学时,学的是文学,毕业后,却日渐迷上了书法,再由书法转至绘画,时至今日,又从文学、书法、绘画中抽绎出若干“玄”题来讨论。这个经历,可以说是“玩”的经历。古人治“易”。每称为“玩易”、“玩占”;“玩物”乃能得“物”的意味;“玩物”未必“丧志”。大学问,前人已深有所究了,我则只择其前人所遗漏的“小”事理“玩”之。正耶?谬耶?悉请指拨矣。

姜澄清
序于三一斋

目 录

第一章 史前时代的色彩遗存及其观念推测 /1

附:彝族远古色彩观探测 /9

小 结 /15

第二章 色彩的四大范畴 /16

第一节 概 述 /16

第二节 以色明礼的儒学 /18

第三节 以色证道的庄学 /27

第四节 见诸《周易》中的色彩载述 /33

第五节 早期民俗的色彩尚忌 /38

小 结 /45

第三章 从哲学诠释到运命附会 /47

第一节 概 述 /47

第二节 吕不韦的色彩观念及秦代的色尚 /50

第三节 汉的色符应及汉代色彩观念的大概 /52

第四节 《淮南子》的色彩观 /56

第五节 灾异、谶纬与色彩 /65

第六节 《黄帝素问》的色彩观 /68

小 结 /71

第四章 艺术色彩论的创立与佛教色彩观的传入 /74

第一节 概 述 /74

第二节 佛教的色彩观 /76

第三节 魏晋至隋文艺理论的成就与绘画色彩论的草创 /83

第四节 敦煌壁画色彩特征 /88

小 结 /92

第五章 从微调到变革 /95

第一节 概 述 /95

第二节 “黑色革命”的进程 /98

第三节 唐、宋、元色俗举要 /107

小 结 /111

第六章 守旧乏变与西学渐入的时代 /112

第一节 概 述 /112

第二节 明、清两朝的画学色彩论 /113

第三节 明、清官制的色彩律例 /119

第四节 西方人士东来的影响 /123

小 结 /126

附论一 原色、间色论 /127

附论二 实用色彩举要——陶彩述略 /137

附论三 礼俗用色之尚忌 /146

附论四 中国画的择色原理 /162

附论五 东西方色彩观念的比较 /173

附论六 相命术中的色附会 /192

附论七 色彩学理与民族思维范式 /196

参考书目 /205

再版后记 /207

第一章 史前时代的色彩遗存 及其观念推测

野蛮时代制器的彩绘竟是一派恬和、安适之象，文化形态与社会形态未必同质同步。

——笔者

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苍天。

——《淮南子》

有土德之瑞，土色黄，故称黄帝。

——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司马贞《索隐》

史前时代的下限，通常是以文字产生为标志，但是，文字的产生、成熟，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因此，精确的界定几乎不可能。何况，不少民族或群落，至今无文字，我们当然不能据此将该族群划入“史前”部落。因此，以文字的产生为标准来划分“史前”、“史后”或“野蛮”、“文明”也不尽圆满。更何况，“史前”的上限又该定于何时呢？从理论上说，自然应从人类的产生开始，但同样令人懊恼的是，人类的产生依然是一个极漫长的进程。这样，我们便十分难堪了——我们不能不界定，而又难以界定。好在，本书讨论的主题，不是史学的分期问题，因此，我们可以免堕迷雾之中，不妨沿用习惯术语，姑妄为说。具体一点来说，便是以殷商为界限——这时，严格意义的文字业已产生。

研究殷商前的色彩现象及色彩观念异常困难，首先，无文字的记载，